**新闻访谈《一路骑马，万里回家》**

**稿 件**

**【版头】**

**这里有岁月珍藏的城市记忆，这里有时尚动感的幸福味道，街巷中是听不厌的乡音，抹不去的风景。故事中是聊不完的烟火气，品不够的市井味儿。AM792，FM104.5，沈阳之声，《家在沈阳》。**

**畅聊打卡，遇见你我，遇见沈阳。**

**【节目】**

**主持人：遇见你我，遇见沈阳。各位好，北京时间11点34分，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92，调频104.5沈阳之声的电波，收听为您直播的《家在沈阳》，我是温淳。**

**大概在一个多月前吧，相信很多朋友呢被一件事情影响着，感动着。2023年的九月份，有一对新疆伊犁锡伯族夫妇，也是作为锡伯族的戍边后人，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县启程，扬鞭策马，千里归宗。新疆伊犁锡伯族夫妇骑马回沈祭祖的这件事儿啊，是引发了全国的关注。那么通过我们沈阳之声的第一时间报道之后啊，大家伙也不断地在评论区留言，关注着这对夫妇的最新的近况，包括在沈阳都去了哪些地方，哪些景点呢？对家乡的印象如何呢？说起来啊又回顾起了2024年的2月7号。那天上午11点左右，他们是正式进入到了沈阳市界。在新民市红旗乡国道230沈阳市界的标牌之下，沈阳之声我们的记者包括温醇本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回了广播的现场报道，拍摄了新媒体的相关短视频，也记录了他们跨入沈阳瞬间珍贵的影像和声音。我们还特别把两位哈，把锡伯族夫妇请到了我们沈阳之声的直播间，那究竟呢他们在回沈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怎样的难忘的故事，有什么样的别样经历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除了这对夫妇之外呢，还有就是一直在沈阳陪伴他们的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办事处的党工委书记马玉娜，还有一位是沈阳师范大学李云霞教授。我们和他们一起来回顾整个这段回沈祭祖的全过程。**

**【访谈音频】**

**主持人：大概一个多月前吧，我在咱们沈阳界那个地方见到大永和小吴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的复杂。我觉得走了那么多公里啊，近万公里，骑行到沈阳，我觉得我能见证到那一刻，能接到他们两位，我是很幸运的。其实说起回家，这两天你们俩也缓过来了是吧？这个疲惫感基本上没有了哈？**

**吴景景：没有了。**

**主持人：在沈阳这一段时间，沈阳的一些景点去了吗？**

**吴景景：去了，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对，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沈阳博物馆，还有锡伯族博物馆，都去了。**

**永挺挺：东北大老虎。**

**吴景景：嗯，对，东北虎。**

**主持人：去虎园了，看着了是吧？**

**永挺挺：还喂食了。**

**主持人：还喂食了？**

**吴景景：沈飞博物馆，看那个中国的大飞机。**

**主持人：哎，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行程还是比较丰富的哈。**

**吴景景：嗯，对。**

**主持人：在没到沈阳之前，以前来过吗？来过沈阳吗？**

**永挺挺：没有。**

**吴景景：一次都没来过。**

**主持人：第一次来沈阳，在你们印象当中，沈阳是个什么样的城市？**

**永挺挺：印象当中是特别繁华吧。然后，记忆我们以前的就是祖辈们聊的就是辽河呀，锡伯人在辽河边渔猎啊，渔猎民族，然后就感觉辽河是不是特别大，都是平平的那种。然后到这来了以后就感觉不一样，特别繁华。**

**主持人：其实刚才大永提到辽河哈。**

**嘉宾：其实我们去的是七星山脚下的辽河，特意让他们感受了一下，因为我们的先辈当年迁到盛京的时候，就是为了驻守辽河渡口，这个驻守辽东，特地看了一下他们先辈曾经在这儿站岗放哨保家卫国的地方。然后头两天呢他们那个马要恢复嘛，也骑着他们的两匹小爱马，也在这个辽河边也驰骋了一下。我们呢还要在临走的时候，要在辽河边要带走家乡的土，也打算在这个七星山脚下的辽河边取走我们东北的黑土，带一包拿回那个新疆的家。**

**主持人：当时在这河边的时候啊，你们想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

**永挺挺：想到了祖辈们骑马奔驰吧。**

**吴景景：辽河是母亲河嘛。**

**主持人：就好像又投入到母亲的怀抱那种感觉，而且是带着几代人的这种对辽河的那种情感。**

**永挺挺：而且对辽河一点都不陌生。**

**嘉宾：这边有母亲河辽河，然后在那边生存了260年呢，那边也有了母亲河伊犁河。**

**主持人：这个河流也勾连在一起了哈。你就感觉想得很多那个时候，是不是？特别刚才那个马书记提到，也带马过去了是吧？**

**吴景景：对，我们策马奔腾了一下。**

**主持人：其实你看说到这段历史啊，我很想知道你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历史的时候，在你们多大的时候？是很小吗？**

**吴景景：我是初中的时候。他是多大？**

**永挺挺：是十几岁吧？12岁吧。**

**主持人：后来你们两个结婚了，就结合到一起了，怎么就聊到这个话题了呢？**

**吴景景：我们结完婚就开始聊到这个话题了。**

**嘉宾：这个也是大永说这个回家祭祖一定要带着老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和家里养的那条狗，才能回家祭祖。所以说一直到这个娶了媳妇之后了，才能带着小吴这个一家人骑着他们的马，带着他们的狗，就是带着媳妇儿回到家乡祭祖，说这个才够条件。**

**嘉宾：那我想问问那个二位哈，你们是多大学会骑马的？**

**永挺挺：我八岁骑马。**

**吴景景：来之前学的马。**

**嘉宾：真的是骑射民族的基因。**

**主持人：而且这马都有它的名字，是不是？**

**永挺挺：对，一个叫黄将军，是19岁了。**

**主持人：19岁，这对马来说可不小了哈。**

**永挺挺：因为老马也要跟着我们回来嘛。然后还有一匹叫黄元帅，今年9岁。**

**嘉宾：是人的年龄乘以三。**

**吴景景：19岁的是60多岁了，9岁的是相当于刚好30多岁了。**

**主持人：过而立之年。**

**嘉宾：那马一般寿命多长？**

**永挺挺：28、30，就看咋饲养了。**

**嘉宾：那您家就是原来家里养马吗？养多少匹？**

**永挺挺：养，多的时候七八匹十几匹，少的时候一两匹，都是我自己养。**

**主持人：那从小对于马的这个习性啊、生病啊各方面，那你简直是太熟悉了吧。**

**永挺挺：就是路上得病生病都是我自己治疗，然后钉马蹄铁什么马的状态都是我自己，然后马的吃喝都是自己调理。**

**主持人：八岁就会骑马了，那对于一个8岁的孩子来讲，他对马的要懂的东西都有什么？**

**永挺挺：从我才骑马的时候，先学会喂马，知道马哪时候吃草，哪时候喝水。然后就和马产生感情吧，因为你和马没感情，你去的话，马对你特别陌生，然后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了它。**

**主持人：那马有脾气吗？**

**永挺挺：有。**

**主持人：一般发脾气怎么办？**

**永挺挺：我们小时候接触过最厉害的马就是没骑过。然后从前面去的话，那个马会站起来拿前腿砍你，然后从侧面去的话，它会转着屁股踢你。**

**嘉宾：那你们回家这一路啊，让你们印象最深的这个马最严重的状况有吗？**

**永挺挺：食结，就是堵结，肠道堵结。**

**主持人：它能反映出什么症状啊？**

**永挺挺：就是不吃草、肚子疼、打滚。**

**嘉宾：那怎么办？**

**永挺挺：然后就给他调理肠道，让那个堵结给排掉。**

**嘉宾：需要用药？**

**永挺挺：自配的吧，土办法。**

**嘉宾：就是说每一个养马人都是一个兽医，高手。**

**永挺挺：爱马的人，养马的人，只要他到那个境界，他都是自己都是兽医，不需要去找专门的兽医来治疗。**

**主持人：所以这块就是大永来承担，基本上，是吧。**

**吴景景：对。**

**主持人：那你们怎么会的呢？就是看那个祖辈们他们一点点做你们学的呢？**

**永挺挺：对，从小就学。**

**嘉宾：我觉得这个就是传承，这个文化的传承。**

**嘉宾：就是这个马一旦出现问题，就是他们小两口是来不到沈阳的。很多这个到了沈阳以后的这些马会啊，这些朋友过来都跟他们交流，给他们的一个定位就是大永是一个非常懂马的人，一个人一匹马行走五个月没有换马，这个过程他们都是做不到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个过程当中，马全程没有掉链子。即使出现了一些病情或者什么问题，在大永的调理下，这个马始终的就是每天没有耽误走路。**

**嘉宾：其实这个我相信这个马啊就是像你的家人一样，对吧？因为锡伯人嘛就是骑射民族、渔猎民族，他就是对这个动物饲养马呀，包括狗啊，应该说是有非常深的感情，很深的感情，就是完全当作家人一样。**

**主持人：还真是可以到这样的一个定位了哈。刚才您说到一种传承啊，其实就是祖辈下来这种跟马的感情也好，了解它的生活习性也好，这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嘉宾：对，因为这个很多民族文化也好啊，其实就是靠这种民间这个口口相传。然后这些属于是游牧民族生存一种智慧，因为它全部依赖马。**

**主持人：从新疆到沈阳整个的这一路地形地貌也经历很多的变化，有没有就是最惊心动魄的，最难的？**

**吴景景：就是有一个我们在那个走国道的地方是最危险的，有一个就是在山西那边很窄，而且两匹马是这样子排着队走的，大车就在马的跟前，就这几公分，就差那么点点，就擦肩而过，就这样子啊。那边的山很多嘛。**

**主持人：你是说就是马走，它只能并排那样的，前后的走，就这样的话，那个车距离马还非常近，几公分，几乎就要碰上了。**

**吴景景：对，就是很危险。**

**主持人：那时候你们怕什么呢？  
吴景景：就怕这马蹭掉呀，如果碰上了就没了。**

**主持人：那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无从谈起了，再往后都没法再说。**

**嘉宾：所以你看啊就是比如说像当年我们说先辈西迁啊，至少还有一定的补给啊，因为那个时候是为国戍边嘛。然后加上从蒙古高原那个时候，当然也是马匹牛羊大量地倒闭。当年在乌里雅苏台休整了一个冬天嘛，第二年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清朝反清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带着四个月的口粮和一个月的茶叶，然后又踏上西迁的征程。但是由于从盛京出发的时候没有带骆驼，所以后来加上那个时候大量的牛羊马匹倒闭。后来这样的话，就那边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啊，经他这个奏准，从当地的牧场借给锡伯人五百匹马五百峰骆驼，这样的话才又重新踏上西迁的征程。**

**主持人：大永小吴回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得到了，就是走到一个地方得到了当地的一些关注，是不是？他们也会有一点点力所能及的这个补给啊？**

**嘉宾：随着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他们小夫妻，有很多人真的就是他们的铁粉，这一路上关注他们，他们用这个镜头啊，直播间的镜头，记录了他们来的这些过程，也可能帮助他们摆脱了寂寞。这一路上真的就是对他们来说，这个戈壁滩上的大太阳会把他们晒睡着了。通过这个直播，很多人见证了他们是真的骑马。那么这一路上很多好心人看到他们的时候，真的就可以讲述到一部这个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故事。就整个这一个沿线经过六个省，经过无数个城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各个民族的这些好心人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刚出来不久就遇到大洪水，车的马的补给和人的一些行囊。**

**永挺挺：我们那个前面的补给车是二手的嘛，是旧的。车坏了以后，就是我哥他们先去给我看的车，拿的这个车嘛。现在这个补给车，然后刚好那天第二天准备要出发了，然后我们新补给车上面要贴那个西迁的那个图。**

**主持人：得让别人知道你干嘛。**

**永挺挺：对，然后贴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库房吧有水进来，然后一看新车不可能漏水吧，然后就门一打开，楼上都是水，然后就第一个想到是马，跑过去一看，一个马已经被淹了。**

**主持人：在什么地方？**

**永挺挺：清水河，我骑的这个老马它比较稳嘛，洪水过来它就站到那稳稳的。然后就是那匹马比较慌了，然后就它越跳吧，它就越打滑，就在里面被摔了。摔了以后吧，它就被呛了，然后就当时把两匹马牵出来了，牵出来以后我第二次我过去开车的时候是想去看草，那就来不及了，草已经被冲了。然后就第二个就是先把车开出来，然后等把车开出来的时候，等我们再进去，水已经过腰了。**

**吴景景：被子，行李，马的精料全部没了，精料就是他弟弟他们给他的一个甜菜那颗粒嘛。甜菜颗粒是玉米那些全部冲了。**

**永挺挺：已经全部是泥巴了。**

**主持人：什么时候对你们来讲，从体力上、心态上各方面最艰难的时候。**

**吴景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是最难走了。**

**永挺挺：就是前期还好一些，到后期是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然后大路特别窄，大都是山。翻山的话他们那又是梯田，而且梯田嘛不好上。**

**主持人：到甘肃的时候，那时候是什么季节了。**

**永挺挺：入冬了。**

**吴景景：那个是雨夹雪的时候，就是薄薄的一层冰了，最滑了。然后我们要上山的时候啊，不行，马和人就一下就滑下来了。路的边边有个有土的地方，我们就走边边，没有土，我们只能是慢慢地牵着走。**

**永挺挺：走着走着马走到半坡，它走不上嘛，一打滑它就躺着了，一躺着连马带人就全下去了。**

**吴景景：没办法，我们就也没东西吃，也没地方吃啊。**

**嘉宾：他们吃了一点儿桃树，就那种东西，然后都已经压扁了，成末了，剩点，他们就吃手里攥着点儿末，吃点儿充点儿饥。**

**主持人：从这个启程说到中间的这些波折，快到辽宁，快到沈阳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什么挑战？**

**吴景景：就赶上了西北风，寒冷刺骨那种。直接他的脸上红红的，赶上东北降温，应该是来到沈阳的前十天左右，然后一进沈阳，一下灌进来的这种西北风，一下就来了。尤其是沿着沿海公路走嘛，所以这个风刮脸的那这种感觉，可能全路上也没有这种感觉，一进到东北啊这种刮脸，然后没办法做饭，我们只能去吃方便面。**

**嘉宾：他们从山海关到来到沈阳之前，一直都是吃方便面。**

**吴景景：太冷了，然后那个罐儿是冻的呢，必须要热乎儿才能，点不着。进到东北以后，这个温度应该是这一路上感受的最冷的温度。**

**嘉宾：因为回家啊，这种回家的话题，尤其是回到盛京老家，在锡伯人的心中是一个锡伯人心中的圣地。我30年前我在察布查尔我生活过半年啊，我感触最深就是那里的老人他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够有生之年回到老家，然后到家庙能够去给老祖宗上上三炷香，磕上三个头。所以其实有太多的人就是心中有这样一个梦想，一直想回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各种条件所限，多数人实现不了这个愿望。但是你们能够实现，也等于是替很多人圆了这个梦。真的至少是他们二人很勇敢，这是第一步，他们又能迈出来，而且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你们是第一个。之前有人骑车子回来过，有人骑摩托回来过啊。但是他们骑马，就完全是用祖先当时的那种方式啊，重新走一下祖先走过的路。而且他们真的是付诸实施了，我觉得这个是太难得了。**

**主持人：这种圆梦其实也是源于260多年前的这个西迁。为什么会有这么一段西迁呢？**

**嘉宾：因为锡伯族也是我们中国56个民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那锡伯族今天在全国只有19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我们辽宁和新疆。那我们辽宁是锡伯族的老家，辽宁有锡伯族人口13万人，又主要分布在我们沈阳，沈阳就有锡伯族人口5万多人。那这些锡伯族今天为什么能够分布在东北和新疆，形成这样一个分布格局？其实跟当年的西迁历史也有关。那锡伯族最初是发源于我们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后来在逐渐地南迁，后来聚居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明末清初的时候，就隶属于蒙古的科尔沁部。由于那个时候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清政府就把隶属于蒙古科尔沁部当中的锡伯族全部都抽出来了，就给他编入了满洲八旗的上三旗之内，分别派到齐齐哈尔、博杜勒和吉林乌拉这三个地方住房。从那个时候开始，锡伯族被清政府派驻到全国各地，这样长久地在八旗制度的生活之下，驻防效力两百多年，就这样经过了八年。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的时候，为了加强我们盛京地区的防务，清政府就把驻防在齐齐哈尔、博努勒和吉林乌拉三城的锡伯族南迁到我们盛京和京师，今天的北京一带。那么这次南迁是锡伯族历史上应该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一次大迁徙。这次南迁也是我们今天辽宁省境内锡伯族主体的一个由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锡伯族就被派驻到盛京将军所属的各城驻防。那后来又有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西迁。那这个西迁我们都听过一句话，说有清一代，边患之大，莫过于新疆。那新疆那个时候在历史上我们知道是古城西域啊，也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交通要道。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7年，1759年。这个时候清政府平定了这个北疆总部的一场叛乱，还有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这样的话呢，平定叛乱之后，那伊犁地方那个时候完全是一片地广人稀，然后防务空虚，土地荒芜，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去加强这个防务，当时还有一个西部，还有西北部，面临着沙俄的这个不断地东扩。所以这样的话，那我们加上我们这个伊犁地方，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呢就非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兵力去把守。另外其实清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民族政策，统治政策的考量，就是让几个不同的民族共居一处。这样的话互相牵制。这样的话，那清政府在1762年的时候就在伊犁设立了伊犁将军。这个伊犁将军就总统这个天山南北两路的军政事务，那么这个伊犁将军府就设在伊犁，就命那个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他当时就赶到伊犁地区，这个地方防务空虚。那个时候虽然也从这个内地不断地调集这个兵力去驻守，而且呢又从南疆去那个移民屯田，但是伊犁这个地方仍然是急需要这个强有力的兵力去把守。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就听说在东北有一支锡伯族，能骑善射，骁勇善战，马背技艺娴熟，所以他就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后来他就请求从东北调兵。当时这个明瑞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他就说奴才等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那么乾隆皇帝呢，就批准了明瑞的这个奏请，就决定从盛京调派锡伯兵去伊犁驻防。那乾隆二十九年，也就是1764年的正月，这个盛京将军就接到了兵部的檄文，就命令这个筹备这个伊犁驻兵的事宜，就从盛京及其所属的十五城，这十五城包括我们今天的凤城啊，包括这个开原啊，包括瓦房店啊、抚顺呐。这样就十五城共调集锡伯兵1000名，官员20名，一共是1020名，眷属3275人，整个是官员加上这个官兵的家属，因为那个时候是携眷驻防，是4295人。而且从这个锡伯兵当中抽的都是身强力壮啊，马背技艺娴熟啊，这样的善于骑射的官兵，决定调到新疆去驻防，被选中这些锡伯官兵就被集中到盛京，集中到我们今天的沈阳。分编了两队，在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的农历四月份，就这两队就先后出发，就从我们盛京出发。所以这个也是有了我们后来比如说拜别家庙啊，然后从盛京出发这样一个历史。由此也产生了锡伯族的一个西迁节。也就是在第二队锡伯官兵出发的前一天，农历的4月19日。那在前一天农历的4月18日，那锡伯的官兵和家属然后就聚集在这个锡伯家庙，然后就一起杀羊啊，祭祀祖先，然后拜别家庙。就这样第二天锡伯官兵就踏上了西迁的征程。西迁官兵出发的场面，当时有一个朝鲜的这个考察团团长就记载了下了这个离别的场面。当时离别的场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一别就是生离死别。然后，后来他就说当时这个场面非常的悲戚，不忍耳闻。然后三声炮响，然后锡伯官兵就擦干了泪水，然后就踏上了西迁的征程。**

**主持人：当锡伯族的新疆伊犁的这对夫妻到沈阳之后啊，进入到沈阳界，我们的沈北新区的兴隆台街道的党工委书记马玉娜，还有其他的几位锡伯族的同伴们，一起陪着这对夫妻走了很长的时间，想感受一下他们骑行这五个多月，骑马回到沈阳这五个多月的那种艰辛。**

**嘉宾：我看到你去接他们到沈阳界的时候，你啥时候学会骑马的？**

**嘉宾：我要说我到现在还不太会，你信吗？我真是不太会。他们出发的时候，新疆的好朋友就告诉我他俩要来，我就一直关注他们。半道的时候他们应该也是出来能有一个多月，他俩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随时有事随时找我，每天醒了就是赶路，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然后那个车就是找吃的，找补给，车加油，找草料。也是到了北京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过程很近了，他俩是把马停在了河北的一个马场。然后他俩是专程去看了一次升国旗，真的跟家里人借了1000块钱坐的车，到北京，蒙三诈四的啥也找不着，去看了这个升国旗，几乎一宿没睡。然后看了升国旗，匆匆忙忙又回到马场，上了马接着走。那个时候我们就去联系一些像稻梦小镇的这个景区的董事长，就说这个小夫妻来了也是锡伯族，你看看能不能那啥。因为考虑到他们是三个人，三匹马，两个小狗，还有一个小货车。就说这么大一个庞大的队伍，一般的宾馆是没法收回来的，当时这个稻梦空间的董事长特别说，那必须住我这儿，到老家了嘛，必须回老家住。所以有了这个以后，我才在他们来的头两天，我发了一个视频，让他们安心，我说你们住的地方已经安排好了，就那个时候我说实话我还没有去骑马陪他们的冲动，就真的没有啊，因为我的马技实在是太那啥了。我就是2023年上过马，再头一天，我们这个沈阳市锡伯族联谊会就开始召集在一起要开会，说这样一对小夫妻真的马上就要到沈阳了，说我们怎么去迎接他们，我们这个家庙这一块祭祖的事宜怎么去安排。我们一定不是说在家等着接的，而是说一定要走到沈阳界去接，因为进了沈阳界就等于到家了。对对，就到那儿去接他的时候，然后也正好是我们七星山马会，正好跟稻梦小镇那有一个马秀表演，跟那个老总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到那儿去陪着他走一段。他们辛辛苦苦走了五个月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到底苦在哪儿？难在哪儿？他说那行，我把马运到那个沈阳界那，说我们陪着走一段儿。实际上想得很美，上了马我就后悔了，就是害怕，就真的害怕。因为是102国道嘛，旁边就是呼啸的大货车，集装箱的那种大货车。我是真怕一个笛声，那个马就给我扔那儿了，马跑了，就真的害怕。我们借的马会的那个马比他们的马要高。你一坐在那个上，我就觉得我比大客上的那个客人还要高，就是特别害怕，骑了一会儿他们那个马还特别颠，我就不敢起速度，大永特别好。大永把那个马的那个绳子就直接拴在他腿那个地方，我就跟着他那个走。然后这一路上他们就给我讲，这一路上，可能这一路可能就是头一次有人跟他们陪聊。我骑了四个多小时，一直骑到新民市区边儿上。我找了几个伙伴陪他们一起骑，那个就是回家躺了七天。走是走了，陪着也挺下来了，然后他说回家我都没起来炕，快散架了。**

**主持人：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哈。**

**嘉宾：骑马了我才知道，脚踩的那个脚镫子是一块铁，我穿了我历史上最厚的棉鞋，就是原皮原毛的这个大棉鞋。但是它脚踩的是一个铁，所以你这个脚一直是冰凉冰凉的。他们来的时候，在那种劳服公司买的那种农民穿的那种厚的靴子，就相当于我们东北的大棉乌了。然后他们里头穿两双袜子，脚底下再踩一个暖宝。但是他们说暖宝一般上半天好使，半天就没有热乎了。其实那个脚也几乎半天是冰凉的。脚冻了，手冻了，腿的外侧都冻伤了，他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好。他们的那个衣服啊，他们来的时候每个人穿了一身大花棉袄，实际上那个棉袄中看不中用，那个就是很便宜的，然后里头是那种蓬江棉的，扎的印儿的地方，其实就是两层布，棉袄被刮坏了，实际上他们是里头又穿了两层棉袄，两层棉袄里头腰这块儿还贴了一圈的暖宝。他们应该说是24小时在室外，一直是，24小时都是，晚上睡觉，也是蜷在车斗里。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小床，人是根本伸不直的，就是蜷在车斗里的一块小薄板上去睡觉，24小时在室外啊，年前零下二三十度。**

**嘉宾：我觉得他们真是锡伯族，就是年轻人当中特别优秀的代表啊，太能吃苦了。而且这种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所以我真的对他俩首先是敬佩，真的。**

**主持人：他们这一路上就是整个身体状态挺好的，也是万幸的。**

**嘉宾：他们也有过，大永也有过发烧。但是他们都扛过来了，有锡伯族的土办法。**

**吴景景：我给他放血的，针刺的，那是从小妈妈教的，你要不舒服的时候要放放血就好了。**

**嘉宾：就是大永那个身份啊，就在这捋一捋啊。司机当过，因为他也开过半个月的车，没有司机的时候，他开过半个月的车，他又不能让媳妇儿离得太远，所以说每开一公里停下来，下车，回头瞅着媳妇儿，拽着另一匹马往前走，就是在小张迪没有汇合之前是吧？我说你是不是开半天以后等，他说不是，我必须眼睛里能看到我的媳妇儿，走过来，说当了司机，马上骑马，然后要当马的这个兽医，马的饲养员，车辆坏了以后还要进行维修。大永他一身好手艺啊，晚上还得负责做饭。小吴累了一天睡着的时候呢，大永半夜要起两到三次夜，要去看一看马的状况，别丢了，有没有问题，实际上大永这一路上这个肩膀很重的。**

**吴景景：发面饼子，他所有的饭，拉条子，都是他做的。**

**主持人：你们整个的过程，孩子是老人照顾的？**

**吴景景：对，爷爷奶奶照顾的。**

**主持人：这个过程当中跟孩子有交流吗？**

**吴景景：一直视频，每天都是要视频的。**

**主持人：每天视频。**

**嘉宾：问他女儿说爸爸妈妈干啥去了，骑马去了。**

**吴景景：骑马去了。那直播的时候能看懂，直播的时候跟他爷爷偷偷地瞄一下，看一下，就这样子，他就知道我们骑马去了。**

**嘉宾：两个小的七个多月走的是吧？现在是不是已经会说话了？**

**吴景景：还不会，一岁一个月嘛，不太会，不会说，只会走，会走了。**

**主持人：老大呢？**

**吴景景：两岁九个月，都会说了，现在就是不是很顺，全都知道呢，所有的东西都知道呢。**

**主持人：你们到沈阳之后，家里面孩子啊，包括老人他们什么反应？**

**吴景景：终于到家了嘛，特别高兴。**

**主持人：现在回过头来，如果再盘点一下哈，觉得值吗？**

**吴景景：值，非常值。**

**嘉宾：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到达沈阳这个过程中，很多这种曝光度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他们，很多人劝他们，特别是直播间里的一些老人，劝他们说你走了五个多月已经太辛苦了，说回去别那么辛苦了。但对他们来说，人的一生可能只有这一次实现梦想包括祖辈夙愿的机会。对他们来说再有几个月，小宝宝，三个小朋友，两个大人就看不住了，就离不开了。所以说他们能完成这个梦想，可能这一生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头两天他们帮助马恢复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啥，他说我好像就是应该长在马上，好几天没有骑马了，好像不太适应了。就好像缺点什么，人马合一的那种状态，骑上马以后一下就回来了，回去的路上还要5到6个月，5到6个月呀。**

**嘉宾：如果是走在漠北高原回去的话，困难啊，绝对比你俩来的时候要多得多。**

**嘉宾：我们平常人想象到的那些困难，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平时每天，就比如说他们会骑马野外生存啥的，其实大永每天在来之前，他就在山上放马。他有的时候山上遇到狼了，遇到熊的时候，他也会好多天不下山。就是也是在那儿一个小帐篷或者一个小窝棚在那儿，然后吃的啥的都很简单很简单。这种野外生存，然后半夜要看羊，要找羊，熊会吃掉的。然后那个过程，实际上他们已经就是在之前就有过这种野外生存的好多的经历。**

**主持人：我特别想知道，你看今天我们已经这段旅程结束了哈，已经回到家了。说得很轻松啊，或者说是开开心心的哈，来回顾这段过程，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你们出发那一刻，有没有最坏的打算？**

**吴景景：最坏的打算？走就行了。**

**永挺挺：这个东西不能去想，你越想越犹豫，你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吴景景：就想得很简单，走就行了。**

**嘉宾：我反而觉得是小吴支撑着大永来到了沈阳。媳妇儿是一直在念书，一直在坐办公室的工作，生了三个娃之后，就随着这个丈夫就开始走这个艰辛的路程。如果这个过程，其实小吴可能有无数个难度要比大永要难，因为大勇可能适应了这种生活，但是小吴没有，小吴反而这个过程，因为三个孩子的妈妈呀，那边孩子生病了，磕破了或者咋的了，可能时刻牵着这个妈妈的心。她有若干个理由可以退缩，可以回去。但是这一路上遇到的种种的困难，她没有给大永扯一点儿后腿，而且还是他的精神支柱支撑的力量。一路走来，我说这个小两口，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开玩笑说，我说经过这样一年的患难与共的这个，我觉得坚硬不催了。**

**主持人：这段时间网上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人都是在关注，然后在回顾那段历史当中给他们点赞。这是一种大家都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他们的这种行为，把大家的内心当中的某种力量唤起。新时代的今天，在我们很多年轻人的身上，在他们80后的身上，原来还有这样的一种表达，这样的一种对家乡的这种表达。**

**主持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家在沈阳》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上午的九点，我们的沈阳之声将为大家做一期特别的现场直播。我们将关注的是这对新疆伊犁锡伯族夫妇重走西迁路出发启程。欢迎大家在明天上午的九点关注我们沈阳之声的全媒体直播。**

**【版头】**

**这里有岁月珍藏的城市记忆，这里有时尚动感的幸福味道，街巷中是听不厌的乡音，抹不去的风景。故事中是聊不完的烟火气，品不够的市井味儿。AM792，FM104.5，沈阳之声，《家在沈阳》。**

**畅聊打卡，遇见你我，遇见沈阳。**